



# 阿里高原的丰碑

方雪梅

公元2021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八,一则悲壮的消息,让阿里高原突破了物理上的空间距离,填满了我的全身。我感觉到一种重力,在心头压下,感觉自己幻化成了阿里高原上、喀喇昆仑山脉的一方坚硬崖壁,拼命想支撑起4个戎边汉子钢铁质地的人生。然而,他们倒下了,以最男人的姿势,与加勒万河谷的国土融为一体,与身后14亿父老乡亲的呼吸、吐纳,融为了一体。从33岁到18岁,在最好的年纪,他们以身许国,只为不丢失脚下的一寸国土,哪怕这土地,是寒冷的雪原,是荒无人烟的戈壁……

只要漫长的国境线上,和平之门还半掩着,战士们随时会化作坚固的要塞,抵御夺门而入的狼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中国军人,就这样一代代传递着英勇无畏的民族基因。

正月初八,空气中弥漫着初春草叶的气息。微信朋友圈里,许多人在转发加勒万河谷战士们浴血卫国的现场视频,评论区的千言万语都是对入侵者的愤慨,对戍边军人的致敬与感恩,对殉国烈士的痛惜与悼念。“山河无恙,每一个战士都是一座丰碑!”“这是一群我们的孩子啊。他们成长了!去年,看着他们逆行出征抗疫前线;今天,又见他们铁骨铮铮血洒边疆……”“如果我在,也会冲上去,就是死了也值得,因为面对入侵,我若不上,就会轮到我的孩子……”“好男儿,站着是战士,倒下化昆仑……”这铺天盖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民间最真实、最质朴的深情与剧痛。

正月初八,我无法忍住自己的泪水,我无法不痛彻心扉。我们的细雨杏花、小桥流水,我们的花前月下、冬暖夏凉,我们的歌舞升平、对酒当歌……所有的好日子,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寺庙里烧香求来的,是有人在人烟稀少、冰封雪盖的边陲守来的,是有人在雪峰耸立、荒寂险峻的高原拿生命换来的:

陈红军倒下时,遗腹子陈满楠还差四个月就会来到人间,可是他缺席了孩子的一生,永远听不到孩子奶声奶气叫“爸爸”的声音了。他的妻子忍住撕心裂肺的悲痛,发誓要把陈红军的骨肉,好好养大,把孩子培养成父亲那样的硬汉子。18岁,是人生刚刚启程的时候,可陈祥榕这个一笑就露出小虎牙的小伙子,就已血洒疆场。他的母亲从福建万里迢迢来到部队,透过泪水,看到孩子日记本上“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八个字,只

问孩子的战友:“我儿子真不勇敢?”这令人动容的一问,让我想到了在儿子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的岳飞母亲,正因为中国有无数这样刚毅的母亲,才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好男儿。

肖思远的故乡在英雄辈出的中原大地。他从河南的高校入伍来荒寒的高原戍边,倒下时贴身口袋里还放着女友的照片,家乡的父母也正在准备他的婚事。没有来得及成为新郎,他带着对婚礼的向往,倒在前线。本来他已经突围,可为了营救战友,他又迎着死神冲了过去……在他的战地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走在喀喇昆仑,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土,无比自豪!”同样来自河南的王焯冉,在激流中救起战友,自己年轻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24岁。他的最后一句话“你先上,如果我死了,照顾好我老娘”,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远方的母亲,有不可丈量的眷恋。

还有身受重伤的团长祁发宝,他是入伍24年的老边防了,常驻阿里高原,1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3次谢绝调回后方的机会,多次立功……

读到这些介绍,看到照片上戍边英雄们被风刀雪剑刮得粗糙的脸,我疼痛得几近窒息。他们谁不是妈妈的宝贝儿子?谁不是恋人梦里的相思人?谁不是青春飞扬的血肉之躯啊?我站在阳台上,目光掠过长街的车流人影,向着喀喇昆仑山脉的方位,在心里轻声低语:“孩子们啊,如果有来生,你们一定要好好谈恋爱,然后成家,做父亲,平平安安享受烟火日子啊……”

此刻,我希望4位年轻的战士青春永远不打烊。希望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史可法、于谦们不死;希望抬着自己的棺材收复边陲的左宗棠和指挥战船撞向敌舰的邓世昌不死;希望草叶树皮果腹、在长白山下抗日的杨靖宇不死;希望南海上空殉国的飞行员王伟不死;希望华夏史册里,所有保家卫国的将士都还站在边塞历史的猎猎风口,依旧是刚毅、沉稳的国之重器。

其实,我知道,卫国戍边的先烈们并没有离开,只是扛着军人的天职,走进了千千万万不惧马革裹尸还的卫国将士的队列;只是以汉隶、魏碑、以草篆、正楷等方块字的姿势,走进了喀喇昆仑山这座巨大纪念碑,从此与永恒的时光并置在一起。多年之后,阳光斜照,他们还是会驻守在雪山深深浅浅的光影里,支撑这片土地上的三春花事,闰巷明净,指引这古老国度里一次又一次物人强盛的复兴。



## 品樱花

宋建民

为品鉴到樱花绽开的景色,早春的一个周末,我们前往省植物园的樱花园。前一阵子阴雨笼罩,这几天变得阳光灿烂,心经过这一冷一热温差催化的作用,植物园里的樱花一定开得很繁茂吧。

随着滚滚的人群,我们进入了植物园。出乎意料的是,园中除了山茶花和几株桃花正在开放外,偌大的樱花园竟没有一点动静,仿佛层层迭迭的樱花还在梦中。这不禁让我们感到意外。同来的众多观赏者也都有相同的感受。有的说:“去年稍稍来晚了几天,樱花就无影无踪了。”有的说:“赏樱花就是那么短短几天,一旦错过,就只好等到明年了。”还有人:“早来了也不行,好不容易选个周末来观赏,但樱花却一点踪影都没有,这樱花真是难以捉摸。”确实,樱花很美,但其绽放时间,真的太短了,一不留意便稍纵即逝。看着人们兴致勃勃地走进园,又失落地离开,我感叹,春季观樱花成了人们生活中既爱又痛的一件事。

没看到樱花绽放的景色,我们开始在枝条密集的樱花树下盘桓,这时,有关樱花的往事慢慢地涌上心头。

以前,我一直以为樱花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包括春季观赏樱花的习俗也是从日本引进的。一谈到樱花,人们往往就会想到日本。的确,作为日本的“国花”,春季观赏樱花似乎是日本民族的一大爱好。历史上,据说从江戸时代,春季赏樱在民间就开始盛行了,现代日本政府更是把每年的3月15日至4月15日作为樱花节。在这个季节里,日本人群聚各地赏樱名所,席坐于樱花树下,举杯高歌,谈笑春光,感悟人生如樱花般的绚丽而短暂,并以此作为“樱花盛宴”。

随着近些年中日友好关系的恢复,我国一些文化

名胜之地,陆续从日本引进了樱花树,并把它们作为两国友谊的象征。武汉大学的樱园,从日本引进了许多樱花品种,如早樱、晚樱和垂枝樱;上海植物园的樱花树,品种多为东京樱花染井吉野、日本早樱。尤其是杭州西湖柳浪闻莺樱花园,从日本引进了多种樱花品种,连成一片。十多年前,我曾到过那里,置身其中,就好似到了日本东京上野樱花园一样。特别是在层层叠叠的樱花园中,一块石碑引人注目,石碑上刻着“中日永不再战”几个大字,让人感慨良多。

后来看到一份史料——《樱大鉴》,改变了我对樱花发源于日本的想法。在这部日本的权威著作中,作者对樱花的历史作了这样的记载:樱花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被人工栽种后,这一物种逐步传入中国长江流域、中国西南地区 and 台湾地区。在中国秦汉时,宫廷皇族就已种植樱花,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汉唐时代已普遍栽种于私家花园中。至盛唐时期,从官苑苑虎到民舍田间,随处可见绚烂绽放的樱花。按此说法,樱花的发源地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种植和观赏樱花的习惯最初也是来自中国。

对这种说法,刚开始我是将信将疑的。后来,通过读唐诗、诵宋词,领略了樱花在古代中国的风采,佐证了中国的樱花先于日本。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公元790年,对樱花栽种这样称颂道:“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而唐代诗人李商隐观赏樱花时,更是把樱花盛开的景象描写得惟妙惟肖:“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苍垂杨岸。樱花烂漫几多时?柳绿桃红两未知。劝君莫问芳菲节,故园风雨正凄其。”还有宋朝王僧达在仔细观摩樱花树花与叶谁先冒出的特点后,写出了关于樱花习性的好诗:“初樱动时艳,擅藻灼辉芳;细叶未开蕾,红花已发光。”这些唐宋诗词中关于樱花的描写,说明早在唐宋年间,樱花的种植、观赏在中国已形成气候。唐朝时期中日交往密切,日本那时向中国学习,不仅学建筑、服饰、茶道、书法,而且把樱花种植的技术也一并学去了。

再从史料上看,日本樱花的种植、观赏从上层社会开始,仅有1000多年的历史,也是在唐代200多年之后。因此,可以确切地说樱花的发源地,以及观赏樱花的习俗,还是来自中国。

我徜徉在樱花树下,回味着樱花的这些往事,心中充满了对樱花源自我国的自豪感。但同时也对日本民族能将从我国传入的樱花这种植物,发展到今天这么繁盛,并作为日本国花加以尊崇,感到了惊讶!

据说,日本目前新培育的樱花品种就超过300种。樱花绚烂而短暂的自然属性,与日本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日本美学文化和民族精神,反过来又向其他地区输入。这其中原委真是耐人寻味。从这里我们是否也得到一些启示呢?我在想:小到一种植物,大到一个国家,不论你之前如何先进、繁荣,如果不能持续努力、持续创新,到后来都会落后;反之,你没有先天良好的基础,但如果你能虚心地向人学习,取人之长并与时俱进,到头来也会实现超越的。

漫步在植物园枝条交映的樱花树下,想到樱花树的历史钩沉,未赏到樱花的遗憾一扫而空,因为今天虽然没有欣赏到樱花盛开的场景,却品读了由樱花引申出来的深刻道理。

诗新韵

## 元宵是喊出来的 (组诗)

元宵之夜  
罗鹿鸣

元宵,这人间的圆月  
饱满,温软,柔滑,香甜  
一家人噙在嘴里不忍下咽  
口喷芬芳,说不尽甜言蜜语  
为明天的离别加深印记  
就像天上那轮圆月  
被煮熟在黑锅里  
向下冒着雨水  
天伦之乐一片氤氲  
仿佛煮元宵时  
溅出的一阵歌声

弦歌已止,灯市熄灭,爆竹冲天而起  
橘子洲的焰火,拖着  
摇摇坠落的铜尾  
给春节一个五彩的告别礼

但囹圄在肚子里的元宵  
将在他乡的天空升起  
照亮一条幽暗的街巷山径

喊元宵  
舒放

元宵是喊出来的  
只有喊 它才肯隆重登场  
我挽着春节的手呼喊  
锣鼓喇叭在喊  
龙灯花鼓也在喊  
一个尖喉咙的冲天炮  
嘎嘎嘎——喊到了山那边

喊得田野冰化雪消  
喊得街巷人头攒动  
几声春雷赶来凑热闹  
所有的红灯笼张开了耳朵  
  
喊来喜鹊唱到树枝上  
糯米团摆到桌子上  
忘记去年那一丝沉寂  
乐滋滋聆听今日的曙暮

把香糯的问候喊拢来  
把稠醇的友好喊拢来  
用一百度热情煮沸  
翻腾月亮一样的团圆  
再喊元宵佳节首席  
黏住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等待一颗汤圆露馅儿  
沈祁士

划好两条红线  
一颗汤圆开始赛跑  
我用五年时间种下稻子,收获糯米  
磨粉,加水,拌面  
裹上一封永不褪色的情书  
搓成一张彩色的照片  
在厨房,我偶尔打盹  
砸碎过碗,也烧糊过锅  
乒乒乓乓,奏成一道乐曲  
我拉着主厨的手,焦急地等待  
据说熟透,  
要十个月以后



## 洞庭南岸“小南京”

邹靖芳 肖玉书

洞庭湖南岸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小镇,名“兰溪”,她还有一个别号,叫“小南京”,这个称呼不知起于何时,但她的历史确乎可以追溯到三国东吴南京建都年代。

那时,南京的商贾成群结队来兰溪,采购当时盛产的漂染青布、油碗糕、糍制斗笠、油纸雨伞和湖乡大米等。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诗中所写的“乌衣巷”,就有当时南京商人销售兰溪青布料的布市。

提到兰溪古镇的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兰溪的双桅龙舟。兰溪龙舟在设计上匠心独具,船身至少在25米以上,船最宽处却不到1.6米,船头与尾部尖窄而高翘,看似玲珑小巧,却不失威严,船头还挂一颗雕刻精细的长颈木质垂须龙头。

船舱的划分,是按天上的星宿或神佛之数而定。一般是28舱,据说是应28宿之数;多的有32舱,是28宿和4大天王之数;最多的有36舱,是应36天星之数。需要140多名划手。兰溪龙舟打破了古今不变的习惯,他们为了增添船的艺术色彩,大胆地开创了锣鼓并用的先河,使其形成了一种和谐且富有进行节奏的“咚——锵——,咚锵——”专门用于划龙舟的打击乐。

兰溪龙舟下水,总有一些固定的礼节和仪式,如拜天地,敬轩辕,吊屈原等,锣鼓齐鸣,铙炮喧天,随后在江中不紧不慢地龙舟两头尖,敲锣打鼓到江边,插烧下水分胜负,歌声响亮震江天”。这首龙舟歌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但把兰溪龙舟的锣

鼓、插桡、船歌等几大特点真实地描写出来了,兰溪双桅龙舟因特点鲜明,独一无二,近期还正式上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说到古镇兰溪文化底蕴的厚重绵长,享誉全国的益阳花鼓戏发源地竟在兰溪,人们称兰溪是个“花鼓戏窝子”。

据当地人考证,益阳花鼓戏传遍全省乃至进京汇报演出,其根源都在兰溪,过去几十年,上百年洞庭湖各地的花鼓戏剧团的戏班子,台柱子都是从兰溪走出去的,像老益阳县、益阳市、娄底市及其他地市的花鼓戏人中,都能找到兰溪人的影子,他们的戏路、台风、唱腔、武功套路都沿袭了兰溪花鼓戏的风格,大多数是兰溪人手把手教出来的。

在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益阳花鼓戏曾两次进京汇报演出,其剧目和主要演员都是从兰溪镇选送的。当时这些剧目参加全省地方戏比赛演出时还两次获得剧本和演出特别奖。由兰溪花鼓戏衍生出来的地花鼓,更是在洞庭湖水乡风生水起,每到春节,十乡八里的地花鼓戏演得精彩纷呈,都是以一条花灯彩龙与一台地花鼓戏走村穿巷,送戏上门,送财送喜闹新房。

兰溪花鼓戏剧团团长赵梦龙回忆起儿时看地花鼓戏的情景时说:“看地花鼓戏特开心,唢呐一响,锣鼓一敲,妹子和三三子就进了堂屋,随着一声‘恭喜发财’,在密密匝匝的人堆里打起‘窝子’来。”与地花鼓一道来的还有龙灯狮子采莲船,从正月初二开始,一直延伸到元宵节的夜晚。那个晚上是最开心的时刻,上有一轮皎月,下有万家灯火,天上人间融于一片灿烂辉煌的霞光里,此情此景预示着新年的吉祥幸福,五谷丰登。

## 今春话明年

邓跃东

年前,我不想写关于年的文字,那是美好的设想,事情一美起来就容易失真。现在我想写,年却过完了,就算写给明年的年话,希望过得更好。

初一吃了早饭,向亲友发微信拜年,我都会写上称呼,从不群发。给少数人打了电话,多是长辈,也接到几个电话,是比我小的亲戚,这是不一样的礼数。我把能想起的都问候了,少数漏掉,后来想起的,或在他们来信息时一起补上了。下午看电视、自由活动,晚上看了很久的书,快零点了还不想睡。忽然微信响起了,一看,是广州的朋友赵君,他说:“给老哥哥拜年了!”估计他也是遗漏了我。

我心里一阵温暖,我们曾是一个宿舍的人,一年却联系不了两次。这是最有分量的祝福,让我有了存在感。忽地一想,自己是否还漏掉了重要的人?大脑一扫描,发现真还有,比如老家县里的曾君。我经常回乡下,十年里我们见面不超过三次,偶尔通电话,互不埋怨,但每次有事我就想起他,帮忙不遗余力,也不需言谢。我觉得要给他发个拜年信息,一想,我们之间需要拜年吗?多余的,就不搞了。人之往来,漏掉了总有漏掉的理由,漏不掉的怎么也漏不掉。

初二中午陪一位伯父吃饭,83岁了,从外省归乡,见到大家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给他夹了很多菜,倒了一点酒,他不致致谢,又说到过年谁谁没来,上一回见到是什么时候……他的菜基本没动,一会就凉了,给他热了一次。其他人吃完走开了,我不离离桌,80年时光营造的情境,聚散都很难。菜凉了,话还热……

初三父母在中山的弟弟家过年,妹妹上午从东莞赶去拜年,我从微信转账过去,让她给老人各拿一个红包。过去,我每次把钱都放到父亲手里,生活上一起用,从未缺过,但母亲有意见,说我从未给她拿过钱,她用的是父亲的钱,只有父亲关心她。后来就记住了,分开拿,不管多少,她都开心。红包是内容,内容有其形式,形式不到,内容不显。

初四中午几个文友在饭店团聚拜年,话新忆旧,乐意融融。张兄从省城回来,格外开心,他56岁,任教授数年,坚持写文章,两三年出一本书。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右手抖个不停,帕金森氏病,他想夹一块萝卜,几次都掉下了。我想帮他一下,一想又停了,他努力夹进了碗里,自食其力,他会舒服一些。后来几次夹菜,他都艰难地成功了。我写作掉了不少头发,眼睛近视了,想不到他写坏了手,拼到后面,迎来满桌的佳肴,却拿不起筷子了。人生,要怎样奋斗才对呢?我们假装没看到,大口吃菜,高声说话,他很高兴,忘记了自己。忘我,这又多么简单!

昨天拜年聚会兴致勃勃,似乎意犹未尽,舒兄提议初五晚上再拜一次,大家竟都同意。我们轻松地交谈,茶水续几回,清话暖如春,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他们都是多余的。

初六早上起来,认真想了一下,还有三个地方没去拜年,都是重要的亲友。可是,三个地方,三个方向,哪怕就是白吃三餐饭,也会把人累晕,回家估计找不到路了。想了想,哪儿都不去了,今天休息,喝茶,看闲书。过年不能太累了。

初七上班,八天前匆匆忙忙赶到单位,开始收拾永远都收拾不完的事儿。微信群里,大家都说过年没啥意思,没有年味,这会发现,还是过年好,一个长假,散散漫漫,自在自在。其实,年一直没有变,变化的是心态。

呵呵,现在开始,认真准备下一个年吧!